

歷史與空間

櫻花開時陰霾散

羅大佳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病毒來襲，也許我還不認識他。一個陽光、高大、帥氣的小伙子，28歲，尚未成家，言談之間彬彬有禮，說起話來帶著甜甜的微笑。他是我們雅安職業技術學院2013屆畢業生，在成都華西醫院重症監護室工作。疫情爆發後，是四川省第一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的志願者。大年三十夜，他正在天全縣的鄉下老家和家裏人吃着團年飯，接到電話通知後，立即深情告別家人，迅速返回成都，簡單收拾行李後，回到單位集結，大年初一就啟程，奔赴了武漢疫區第一線。談起臨行前的感受，他說，親人和朋友的擔心囑咐讓他情感複雜，但前線的深切期盼和職業賦予的責任使命容不得絲毫猶豫。在全國人民高度關注武漢疫情發展的時候，作為雅安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的學子，「彭雲耀」這個名字，跳進了我的視野。

彭雲耀他們大年初一到達武漢的時候，已是傍晚。荊楚大地靜謐凝重，與過年的氣氛格格不入。到武漢漢庭達酒店後，四川醫療隊立即召開會議並進行培訓。彭雲耀他們被派往支援的地方是武漢紅十字會醫院。該院領導介紹了醫院當下的情況：距離華南海鮮市場最近、危重病人很多，而且病情嚴重，醫務人員每天只睡兩個小時，而且部分已經感染……話語間，該院領導強忍淚水多次哽咽，最後還是忍不住痛哭起來，並多次站起來向四川醫療隊深深鞠躬。聽着情況介紹，年輕的彭雲耀急切渴望馬上到前線，給予每一個渴望陽光的生命力所能及的幫助。

培訓時要求大家「確保自己安全才是對更多人的負責」，要求每個成員務必正確熟練掌握防護衣穿脫技術，做到人人過關。培訓中還對穿脫防護服進行重點培訓。彭雲耀他們認真聆聽、仔細筆記，嚴謹細緻地盯住每一個細節，他們明白，這，關乎責任與生命。

培訓結束後，1月27日，在同事們幫助下，彭雲耀穿戴好防護用品，正式進入紅會醫院十三樓發熱八病房工作。在華西工作了近10個年頭，目睹過無數生老病死，自認為內心比較堅強的彭雲耀走進病房的那一刻，還是被震撼了，這個被病毒侵蝕的地方，每一個病人除了承受病痛的折磨，還要承受對家人牽掛的煎熬，醫院裡到處瀰漫着悲觀的氛圍。此時此刻，能夠持續給予他們

力量和希望的，只有醫務人員，而醫務人員的力量，又明顯不足。稍微整理心情後，彭雲耀習慣性地走到病房中間，向每一位病人介紹自己，向他們問好。看到病人不願配合治療的表情，彭雲耀給他們介紹外面的抗疫情況，告訴他們全國的醫療隊伍正在趕往武漢，全國的醫療物資正向武漢運來，要他們一定要振作起來，「病毒雖然來勢洶洶，但全國上下都在抗擊疫情。如果覺得痛苦，想想年邁的父母，如果感到絕望，想想稚嫩的孩兒……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咬牙堅持，守得雲開霧散。相信我們醫務人員吧，我們一起並肩作戰，您的病一定會很快好起來的。」話音落完，透過隔離密閉的防護服，彭雲耀看到這些病人有的露出了溫馨的笑容、有的伸出了右手拇指、有的雙手在胸前合十、也有的默默用雙手輕輕擦拭自己的眼角。美麗最是動情時，那一刻，彭雲耀感到自己的血在沸騰，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責任更加重大。看到病人們情緒有了好轉，彭雲耀開始給他們打針、輸液、測體溫、量血壓，認真投入工作之中……不知不覺，四個多小時很快過去。走出病房，彭雲耀小心翼翼脫下防護服，貼身衣物已全部濕透，鏡子裡的自己滿臉勒痕，耳後也出現了淤青，但想起病房裡的笑容，彭雲耀覺得這些付出都不算什麼，因為衣服可以換、淤青可以散、勒痕也可以消，重要的是，為病人樹立起了希望的信心……

荊楚大地，寒氣襲人，深情的漢江，激流湍急。沒幾天，彭雲耀調到九樓工作，擔任重症護理組組長。一天十三病房轉來一位40多歲的女病人。病人剛剛做了顱腦手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大小便都失禁在床上，每天吃不喝不的，也許家屬也在隔離吧，電話打給家屬也沒有人接聽。怎麼辦呢？彭雲耀想起了身上的白衣，想起了職業誓言。於是每天去給她打掃衛生，去給她加油打氣，告訴她自己是四川醫療隊的，要她相信醫務人員，配合治療。聽着這位年輕醫護人員的述說，慢慢地，病人開始戴口罩，吃東西，開始與人交談了。並表示，待疫情結束，病好了，一定去成都看望彭雲耀。

在四川援鄂醫療隊裡，彭雲耀是有名的開心果，樂天派。有一天病房裡轉來了一位30多歲，有焦慮症的病人。焦慮症感染新冠病毒，咽喉疼



彭雲耀是四川省第一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的志願者。

痛，乾咳，全身肌肉酸痛，十分難受，病人入院後對自己的病感到無望，帶去的生活用品很少，甚至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焦慮症病人本來就不好溝通，更別說還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但彭雲耀選在她煩躁過後給她細心交流，要她一定要有信心，並把自己從四川帶去的東西送給她。病人從對彭雲耀的感激開始，積極配合治療，漸漸樹立了戰勝疾病的信心。

還是在管理普通病房時，彭雲耀管理的一雙病人病房住進來一對80多歲的老大爺和老太太，都是新冠肺炎患者，老大爺的病情重些，老太太的病情輕些，老兩口積極配合治療，本來相安無事。可有天重症病房住滿了，一位切了氣管的重症病人轉進雙病人病房，把老太太轉進了多人間病房。這下老太太不幹了，大吵大鬧，說她出去了誰來照顧她的老伴？說這位重症病人進來如果和她的老伴發生了交叉感染怎麼辦？老太太整天去找醫務人員，喋喋不休地鬧着。彭雲耀他們只有一個勁地勸說，給她說這是醫院治療方案的需要，要她想想現在還有多少病人因為沒有床位還在求醫的路上，答應一旦有重症床位，就把這位病人轉出去，把她轉進來，讓她老兩口住在一間病房。勸得口水泡子起，說得院裡花兒開，好說歹說，終於說服老太太，把這件事平息下來……

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有很多。作為四川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彭雲耀一直滿懷激情地奮戰在抗擊一線。電話連線採訪時，他十分低調，說抗戰戰場上，那位醫護人員沒有一大堆故事呢，比他做得好的人多的是。但一提起疫情，一提起病人，一提起武漢，他圓圓的眼睛裡閃爍出善良和仁厚，稚嫩的臉龐上透露出剛毅與堅強。他說每一粒熬過冬天的種子，都有一個關於春天的夢想。他懷念求學的時光，想念母校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壩壩裡那棵老榕樹，而武漢的櫻花如期盛開時，天空的陰霾一定散去。那時疫情定會結束，他們也會平安歸來。

書若蜉蝣

葉輝

楊牧廣集多重身份

話說楊牧本名王靖獻，1940年生於台灣花蓮，最早筆名不叫楊牧而叫葉珊，1966年赴美國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見證上世紀60年代美國平權運動，乃將筆名改為楊牧，嘗試以詩介入社會，代表作包括《楊牧詩集》、《山海風雨》等，詩集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捷克文等，多年來他一直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之競爭者；他廣集多重身份於一身，他為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及學者，曾任麻省大學助理教授、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就在1995年從華盛頓大學退休後結束長達三十年海外任教生涯。

回台之後，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在2013年回出生地花蓮任台灣東華大學榮譽教授；在現代詩壇，普遍認為他開闢了婉約的路向，在1964年赴美詩壇漸趨雄健渾厚，長於敘事詩寫作，文辭典雅雅麗；「我不想重複自己，現在正努力追求詩的新境界，但那是什麼？商業機密。」他向來給人嚴肅印象，在2018年11月30日台灣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心」揭牌時有此說法。

他寫詩、論評、散文，其中以詩最負盛名；15歲時就以葉珊之名發表現代詩於《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詩人林明理評價他作品風神獨具，著重在精神意境，一方面源於中國古典文學，另一方面則為西方文化之生命義理，林明理分析，楊牧32歲以前筆名為葉珊，詩作充滿浪

漫主義與人文關懷；1972年以後則改用楊牧，作品風格則關注社會寫實的書寫及社會批判；他的散文成就不下於新詩，研究者多以1966年《燈船》為他創作的分水嶺，之前以抒情為主，之後便是轉為敘事為主；吳三連文藝評審會對其散文有此評定：「關懷鄉土、關懷社會、關懷整個世界，他揭露問題，往往提出理想，他關懷範圍由小而大，思考的層面由淺而深；在藝術技巧嘗試從西方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及現代詩汲取各種藝術技巧，融入散文之中」；散文多次選入高中國文課本，如《壯遊》、《野櫻》等。

他在散文集《柏克萊精神》有此寫法：「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在觀察和認識之餘，我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閉在學院裡，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裡，方才是力量」；因此，他的後期作品更多對生命和社會現實的關懷，比如撰寫詩劇《吳鳳》，以及經典政治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此詩遂成為多地抗爭者所援引。

他一生獲獎無數，曾獲青年文藝獎金、吳魯芹散文獎、時報文學獎、詩社社詩創作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山文藝創作獎等；他被視為台灣最具代表性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曾表示，楊牧為台灣最有希望獲諾貝爾獎的詩人。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咏向日葵言懷 伯天施學概鞠躬

繁英向日面朝東，
舒卷風雲別樣紅。
花艷蝶蜂隨雁轉，
葉青婉婉伴鴻鳴。
繁回笑語凡心寄，
搖曳身姿曠晚躬。
直動相思歌五噫，
金光萬道豁眸瞳。

庚子年三月初一吉祥

來鴻

王國華

我有一棵開花的樹

幼年成長於北地，樹木三大金剛，楊樹、柳樹、榆樹，均未親眼得見其開花。村內的楊樹，不像樹，被鼎沸的人氣和牛糞馬屎圍攔着，如同圈養在雞窩裡的藏獒，有志難伸。村外寬敞高闊，道路渺渺伸向遠方。楊樹立於兩旁，樹幹白色，筆直，如箭穿雲。樹葉嘩啦啦作響，除非落在地上，一生都在拚命掙往天空。雨後的土路顛簸而泥濘，也黏不住楊樹向上的鞋子。天上到底有什麼呀，想想也挺讓人好奇的。楊樹外表極具正能量，其實做板凳、做桌椅，並不結實耐用。

柳樹要接地氣一些，多在坑邊。華北平原少河流，但村中坑窪窪，盛雨後積水，日久天長，竟也似小湖。無人特意種植，有湖即有柳，如有水便有魚。從天而來的這一汪水，左擁右抱，該有的都有了。不同於楊樹，柳樹常常歪斜，一半在岸邊，一半在水上，枯後無人打理，樹幹成為洗衣婦的參照物。「到樹邊洗衣去」，這樣一招呼，彼此心知肚明。一般家庭院子裡，鮮植楊柳，多種榆樹。榆樹不直也不歪，也不成材，但好養。在水土貧瘠之地，扎根枝條就不用管了。春天會長出榆錢兒，從枝上捋下來，可生吃，可拌以玉米麵，上鍋蒸熟，撒幾滴香油和鹽，名曰「拿狗」，在貧窮歲月可代飯。榆樹招蟲，一寸多長，黑色，有細毛，爬滿樹幹，望之頭皮麻酥酥，髮根聳動。還有的吊着絲線從枝間垂下來，彷彿小人國裡的小人在蕩鞦韆。

開花的植物也有。吾地產棗。村外成片的棗樹，夏日棗花盛開，空氣裡瀰漫着清甜的氣息。棗花甚小，捏在手心如米粒，遠望一片淺黃色。放蜂人驅趕着馬車前來，在樹下搭帳篷，把一個一個方形的箱子排列好。我等孩童當然買不起蜜，有時候會偷着捉一兩隻蜜蜂，掰開肚子吃那裡面的一小點點蜜，按捺也就免不了。棗樹的枝幹極硬，上面佈滿小刺。樹幹上趴着一種名為「八角」的小蟲，長方形或者六菱形，淡綠色，身上不知長了什麼東西，不小心觸到，皮膚紅腫，奇癢奇痛。樹葉中間隱藏着大肚子螳螂，舉着鋒利的前爪，踏着腳尖走路，一刀下去，正在盲目歌頌的蟬，瞬間

變成盤中餐。棗樹林旁邊還有蘋果樹和杏樹，均開花。花期不長，或白或粉。我家先後承包過蘋果園和杏樹園，果實不澀口時，便在園裡搭窩棚，埋鍋做飯，日夜駐守看護。而開花時，不算自家的花，隨人進出。誰會來賞花呢？花再漂亮，也不能吃。村民和園主，關注的都是能掛多少果，能賣什麼價。每個春天，杏花和蘋果花都枉費了心機。

我作為園中主人，三十年後回憶起來，仍想不出花朵的樣子。樹們開花或不開花，在我心中總不是花。花兒們地下有知，也許會恨我吧！

還有槐樹。槐樹籽中藥，被主人用鐵鉤子一串一串拽下來，拿到鄉裡賣錢，叫人艷羨。槐樹亦開花，可食，據稱多食有毒。吃過一朵，甜絲絲，不覺其美。或是腹內缺油水，凡不能帶來油水的，或甜或香，不過表面文章，騙不了肚子的事。事後想不通，槐樹經濟價值高，可實可食，村中土地肥瘠相似，為何不家家戶戶都種？

概括如下：故鄉之樹，只見樹，不見花。有花似無花，無花更無花。此奢侈之物，到深圳後方凸顯出來。

深圳的很多樹都開花。春日木棉。高大的樹木上，迸出一個個花朵來，通紅無雜質，肥碩厚重。落在地上，似有光當之音。其象微意義濃厚，它一開，春天就真正來了，像是春天的先鋒官，令旗一甩，萬物皆應答：知悉。

王國華有詩讚曰：枝頭遍染紅彤彤，二月木棉露露峰。百花爭艷情切切，春來伴香意重重。人間芳菲應有盡，濃肥丹赤卻無窮。笑看夜來風雨疾，零落成泥還是紅。

多數人像我一樣，把目光都凝聚在這些花上。什麼樹幹啊，什麼果實啊，無所謂。按植物生命規律，花乃果實之前奏。果實才是植物的定盤星。若花整日聒噪，豈非喧賓奪主？但大家都這麼做，不覺成另一種常態。

正如夏日之夾竹桃，於路邊綠化帶中，絢爛成一條純白色的長帶子。名為桃，誰見其果實？花朵已成整株樹的生命核心。花開即生，花落即逝。桃之有無，已非必要。我開着車數次從旁經過，固然好奇，卻沒一次想到要跑進綠化帶的草叢裡尋覓真。順着河水，坐在小船中，從北方漂流到南粵，所見所聞，令心境越來越從容。

若偶然出現果實，反大吃一驚。如美麗異木棉，秋冬之交，最燦爛的樹種之一。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它，彼此早由新友成故交。其花純粉色，巴掌大，滿樹的花朵能把藍天染粉。忽一日，花朵陸續落下，奇崛的枝頭，掛了五六個酷似芒果的東西，長圓形，新綠色。此處竟有果實！竟有果實！無數個問號和歎號在腦子裡盤旋。後問方家，方知確實。此果成熟後，厚厚外皮會自然脫落，露出裡面的一團團白色絮狀物，柔軟而保暖，可做枕頭的填充物。

又如冬日之紫荊樹，似插了滿腦袋大花的傻丫頭，頭大體小。街頭一行情，散發着暗香。為其特立獨行，有的花直接長在樹幹上。冬季多晴天，灰塵悄悄爬進花瓣。需待雨，清洗一兩小時，停，雨後的太陽一照，清爽乾淨，紫得透明。偶有晶亮的水滴啣着落下，襯托紫荊之嫵媚。這樣的花，還要果實幹什麼。

更如雞蛋花、風鈴木等，各式各樣的花朵，雖身於樹，並無依附感，反有「我的地盤我做主」之意，真如植上開花。有樹幹和枝條支撐，誠然好；若枝幹撤走，它們不一定跟着走，甚或堅決地留在半空，就那麼懸着，也不突兀，不散不亂不凋謝，自成一體。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它們來說，只是成語而已。

花朵之獨立，對枝幹並非不恭。枝幹亦坦然，絕不追問誰主誰次，亦不必為花之鮮艷與否心懷自責。花有花的事兒，它有它的事。在一起時，路人看到的是滿樹鮮艷。花朵凋零時，樹幹仍顧盼自雄。此正是相得益彰。北地之樹，或有一生，或有花而為果實湮滅。南地之樹，花即一生。兩者之迥異，卻似真理之兩極，豈有誰優誰劣？無此對比，怎知棗花成蜜之前的隱忍之美；無此對比，又怎知紫荊之獨立亦是一個大局。吾生長於北地，倚北方之樹，綻放於嶺南，仰南方之花，心安矣。

它開花時千鈞危難難於一髮裡而動心衝鋒殺敵的凱歌山河已經無恙

它是天使的化身救死扶傷撐起一片晴空它是英雄的代名詞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死神殊死較量

它開花時千鈞危難難於一髮裡而動心衝鋒殺敵的凱歌山河已經無恙

它是天使的化身救死扶傷撐起一片晴空它是英雄的代名詞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死神殊死較量

它是天使的化身救死扶傷撐起一片晴空它是英雄的代名詞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死神殊死較量

豆棚閒話

何小瓊

真正的天使

一場猝不及防的疫情，使2020年的春天嫵媚來遲。還好春已至，撥開雲霧，明媚依舊。在戰「疫」前線的醫護人員的努力下，迎來了春暖花開。

接連幾天，武漢14家方艙醫院的患者陸續出院，並清零。沒有增加新的患者，於是，方艙醫院陸續關門休艙。這是令人振奋的情形，預示着勝利的曙光近在眼前。而我們的勇毅的逆行者用自己的方式慶祝，拍視頻留念。特別讓人感動的是其中一個。

這天，在一個關好門的方艙醫院門口前。醫護人員們排成長長的一隊，身穿藍色防護服，戴着口罩，依然是認識的人也分辨不出對方，因為也沒有像平時在隔離區還套着一件寫上名字的防護服。這時，只見排在第一位的男醫生輕輕摘下了口罩，露出歡快的笑容。接着第二位也摘下了口罩，短髮，溫柔地笑着，第三位，第四位……

原來，醫護人員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慶祝，每個人依次摘下口罩，臉上都露出由衷的笑容來慶祝勝利。許多天來，他們像戰神一樣出現在患者面前。身穿厚厚的防護服，戴着護目鏡，工作起來完全沒有喘息的時刻。

似乎是無所不能，鋼鐵一樣佇立在患者面前。只看到防護服外寫的名字，沒有人看到過他們的臉。有網友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天使。拯救別人於水火之中的天使。當看到這句話，不禁流淚，是的，這才是真正的天使。

網上流傳了這樣一句：哪有什麼白衣天使，不過是一群孩子換了一身衣服，學着前輩的樣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搶人罷。這是一位在一線的護士人說的，誰說現在的年輕人嬌情？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雙手去溫暖別人，用愛去潤染那一顆顆破碎難過的心。

他們真的是天使，除了治病救人，還能歌善舞。從新疆來的醫生帶頭唱起了高亢激昂的歌曲；兩位護士帶領大家跳起了廣場舞；護士為患者唱起了東北二人轉……讓原本凝重的氛圍得到緩解，讓患者放鬆心情，配合治療。因此，他們是衝鋒的戰士，同樣也是給別人帶生存希望的天使。

沒有人見過天使，但我想說，這些勇敢的「逆行者」就是真正的天使。在這個特殊的戰場，衝鋒陷陣，不退縮畏懼。同時，他們也有溫柔的一面，更懂愛來之不易。我相信，所有人都會記得這些真正的天使。

它開花時千鈞危難難於一髮裡而動心衝鋒殺敵的凱歌山河已經無恙

它是天使的化身救死扶傷撐起一片晴空它是英雄的代名詞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死神殊死較量

它開花時千鈞危難難於一髮裡而動心衝鋒殺敵的凱歌山河已經無恙

它是天使的化身救死扶傷撐起一片晴空它是英雄的代名詞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死神殊死較量

詩詞偶拾

方艙醫院

張承新